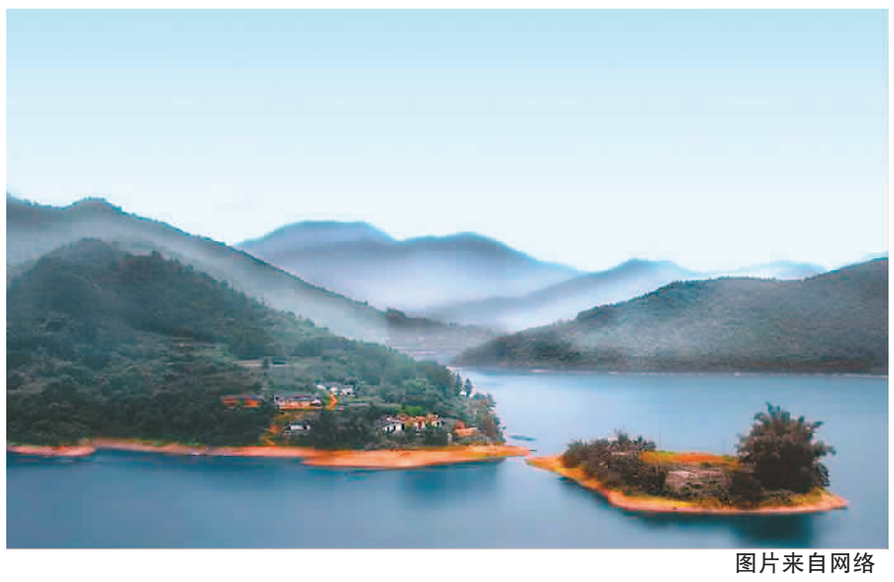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华文作品版向读者推荐3篇作品。

《大桂山里有一支土瑶》结合作者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大桂山深处实地考察的经历，用丰富翔实的细节串联起土瑶人的悠久历史、独特民俗、淳朴民风与性格特点，分析了他们在脱贫攻坚道路上遇到的瓶颈问题，讲述了当地政府和各界人士为此做出的努力，寄寓了作者对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文关怀。《雪花是冬天的祝福》中，作者为了写一部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小说到学校采风，却猛然间想到曾经的自己，她讲起了文学对自己命运的改变，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，文章通篇洋溢着暖暖的温情。《试对四十年前上联》是一篇趣味性十足的作品。40年前王玉成拟的一个上联令无数文学爱好者跃跃欲试，对者如云却罕有匹者，李绪萱所对能否使上下联珠联璧合？我们特意刊出，聊备一家之言。

——编 者

大桂山里有一支土瑶

□ 韩小蕙



图片来自网络

一

8500人！这数字让我悚然一惊，就像掌心突然被划了一道血口子，生疼！

中国地广人多，对民族这个概念，下意识里，总有“巨”“众”“多”“大”的先入之见。我青少年时代被分配进工厂做工，我们厂就有上万工人，上班“哗”地涌来，下班“唰”地流走，宛若泄洪，我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可震撼的。

“土瑶”，作为瑶族极为特殊的一支，他们的男女老少、领导和群众、正常人和残疾人，全部加起来，一共也才8500多人，还没有我们一家工厂的人多。而且，他们全部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大桂山深处……

我的眼前，立时晃动起岭南那一座又一座重重叠叠的大山。层叠的山峦，蓊郁的树林，清澈的溪流，飘渺的雾岚，城市中人最渴望的丰富的负氧离子，还有深绿、浅绿、苍绿、翠绿、鹅黄绿……呵，那被绿色浸润的深山里的一切，当是旅游者们向往的乐园，住进那里洗几天肺，再返回城市时，就可以像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目空一切了。

然而，对于一辈子、几辈子、几百辈子在深山老林里讨生活的瑶民来说，他们内心的感受，可就完全不是这般风花雪月了。

大山是如此沉重，生活是如此沉重，双肩上是如此沉重，心头是如此沉重……

眼泪亦是如此沉重，一珠珠，一串串，从远古便开始流淌，缀成一曲不断线的长歌短歌！

我住大都市，君住大桂山！

二

难忘那一年，我在湘桂交界的一个小村与几幅瑶族风情照片相遇。小村隐身在大山深处的皱褶里，我们在路边的农家饭店打尖。素朴的小店够风雅，四壁墙上挂着照片，全是瑶族的生活场景。其中有一幅是在赶路，男人、女人排成单人纵队，默然鱼贯而行。我看着看着，突然有一个问题袭上心头：为什么瑶族男人全穿黑色衣衫？文化馆的一位馆员解释说：一种说法是，瑶族的祖先是蚩尤，当年在涿鹿大战中，与黄帝、炎帝苦战，最后战败被杀。其部族余下的残兵及家眷连夜逃遁，专走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，“只嫌山不够高，林不够密！”为了永世纪念在大战中战死的族人，他们穿起黑衫，一代又一代……

天啊，我去过涿鹿的那个古战场，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西北部，桑干河下游。那是一个严冬，万物萧条，但见眼前的脚下是一片空茫无边的山谷，条条山脊青筋一般裸露着，仿佛随时都会冒出千军万马，嘶喊“杀啊”重开战！

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中记载：“蚩尤作兵伐黄帝，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。应龙畜水。蚩尤请风伯雨师，纵大风雨。黄帝乃下天女曰魃，雨止，遂杀蚩尤。”据说，蚩尤戴过的枷锁被扔在荒山上，化成一片枫林，每一片枫叶都是蚩尤的斑斑血痕……从桑干河到大桂山，从北方平原到南方山地，莽莽2000里，蚩尤氏一代又一代的后人，只靠着双脚，一步一步逃出了命运的魔掌，生生地把自己从“北佬”走成了“南蛮”，从中原汉族走成了边寨瑶族！

此传说不知真假？不知真假！

历史啊，成者王侯，败者流民。

再一次令我难以忘怀的，是20多年前在黔东南与瑶族的一次相遇。寨子里全是竹篱茅舍，依山势蜿蜒而高低错落。家家的门都开着，跟着秘书长走进一家，我的心立刻缩成一个冰球，冻在胸腔里——但见裸土的地面上铺着一张破竹席，有孩子和老人坐在上面，不时，鸡呀鸭呀也来踩上一脚。

真正的家徒四壁！眼泪一下子糊住了我的双眼……

三

“土瑶”族人勤劳、善良、纯粹、敦厚、乐于助人，一年四季，无论男女，没有休息日，每天从太阳升起就开始干活，侍弄那点少得可怜的山地，收获少得不够糊嘴的粮食。他们只在内部通婚，有着种种严厉的规矩，但对犯罪的族人不打也不骂，最大的惩罚就是大家到其家吃一顿。尽管屡遭外族欺凌，但他们还是尽力助人，有时“过山瑶”来借粮种，他们也尽其所有，实在还不上也就算了……

土瑶也称“本地瑶”，700多年前迁居到贺州。比起花瑶、过山瑶、盘瑶、茶山瑶、红头瑶、平地瑶、蓝靛瑶、白裤瑶……由于土瑶族群人数少，在旧时又每每被外族欺凌，他们一直把自己藏身于大桂山深处，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不肯出山，也不肯改变数百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。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，倒是使其传统保存得最为古朴。比如，男人们至今穿着汉晋基层小吏的服饰，毛巾裹头，上身是长袖四兜、蓝白相间的超短衣服，下身穿宽大黑裤。女人的服饰由平顶木帽、黑色长衣、蓝白短衣、短裤和彩色腰带5个要素组成，木帽和腰带上缀有七彩斑斓的丝线，像彩虹一样鲜艳夺目，不用穿金戴银也非常俏丽。土瑶更保留着自己这一支独有的宗教仪式和生活习俗，比如盘王节、长鼓舞、五彩盛装、人情房、长桌盛宴以及盛大婚俗、敬酒礼仪，等等，其中的母系社会生活习俗和繁杂神秘的宗教仪式，是研究瑶族演化史的活化石。

最让我惊艳的是“人情房”。这里的“人情”是个倒置词，意思是“情人”，“人情房”也就是土瑶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小屋。土瑶虽然严禁本族女子外嫁，但对族内青年约束不多，还想方设法为恋爱创造条件。当孩子进入青春期，家长就会在正屋旁边搭建一间简易小木屋，作为孩子活动的私人空间，外人和父母都不能随便进入。一旦后生或姑娘住进“人情房”，就是向整个族群宣布他（她）可以谈对象了，很快便会有异性青年前来求爱。如果谈话投机，可以通宵达旦进行，完全不会受到父母的管束和社会的叽叽喳喳……

四

大桂山的“桂”是个好字，让我联想到桂花的幽香。可是“大”字又挡住了它的去路，由于山高林深，居住分散，到现在还有个别人家没通上电。加上山地贫瘠，零零星星，可耕地人均只有0.12亩，因此到了2016、2017年，也还有几乎一半的土瑶人家未脱贫，这成了当地政府的心头大病！

四季轮回，玉米长了一茬又一茬，贺州市有关部门设计出多套扶贫方案，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干部、专家、工作队，帮助土瑶群众种地、盖房、搞副业、推销农产品……通过反反复复的实验，年复一年，比较效果，总结经验，最终得出结论：要想帮助困难群众彻底掀翻贫困重压，过上小康日子，唯一的办法还是得帮土瑶人家离开深山，搬迁到相对集中、适合人居的地方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！

国家下拨了大笔款项，建起了一座座土瑶新村。漂亮啊，一水儿的三层楼房，粉墙灰瓦，飞檐画栋，宛如人间仙境，进进出出的人仿佛都成了神仙。当地政府还克服一切困难，至少保证每家一人安排就业……真有点像一步登天！瞬间就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，跨进了手机不离手、摩托车一溜烟的现代社会！

然而，易物易，易人难！

当耕牛“哞哞”，山羊“咩咩”，大鹅小鸭被抱上搬家的大卡车时，老奶奶流泪了，说什么也不肯走了——大山深处才是自己的家。祖辈生活的寨子才是安身立命之处。山里有太多的情感与不舍，山外有太多的未知和迷茫。那些未知与陌生，那些电插销和抽水马桶，那些煤气灶台，那些超市……唉呦呦，充满了可怖的危险！所以呀，不能走，不能搬，不能让这把老骨头折在外面！世世代代都没穷死，有老祖宗们在这里保佑着呢！再说了，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也会把孩子们带坏的……

儿子们拗不过老娘，也不大敢抗拒家族的传统观念，本来又对搬迁出去存有疑虑，不走就不走了吧，听听山风，喝喝泉水，和林子里的飞禽走兽斗智斗勇，爷爷、老爷爷们不都是这么活了一辈子？

可是儿媳妇们“造反”了，山外面有那么多漂亮衣裳，有汽车、电视、商城、电影院……我们可不想再把这一辈子交给憋屈的大山了！新媳妇带头逃走，带走了越来越多的姐妹，去城里打工，融入现代社会，做个土瑶新女性！

她们就像挣脱了笼子的鸟儿，在湛蓝如海的天空下，尽情呼吸，放声歌唱：“右手放在嘴边，能把太阳喊出来；左手托起背篓，能把瑶山背起来……”这些大桂山的女儿们，是如此的激情，竟然能“倒逼”着家庭和族群，走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。

搬新家喽！走啦……

五

大桂山顶上飘着一大团白色祥云，像金凤展翅，像孔雀开屏，像仙鹤曼舞，吉祥得让人心花怒放。冬天的山麓也是一片绿意，与金色阳光交相辉映，展开了一幅大写意的《高山绿壑图》。

在政府新建的土瑶寨子里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。“二十一打主意，二十二买蛋去，二十三送灶王，二十四过小年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杀肉猪，二十七杀现鸡，二十八杀水鸭，二十九种种有，三十夜晚团圆酒。”瑶族的新年也在农历初一，大概由于全年都无休吧，所以他们比汉族更重视过年。

老奶奶将白菜、豆腐、米饭摆上供桌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她心里想，再过几天就是除夕了，无论如何也得回一趟山里，把还没搬出来的老姐姐接来住几天。新居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习惯，政府实施的“贫困村安居工程”，每家补贴5万元，家具基本置办齐了，床上用品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细布做的，大红福字也贴上了，还用上了电话、电饭锅、电磁炉、电视机、电热水器。最高兴的是自来水，一拧龙头就“哗哗哗”地来了，再也不用冬顶风雪、夏晒酷日地挑水了。儿子孙子们一窝蜂地去学开摩托车、拖拉机、挖掘机、推土机、电锯、抛光机、柴油机、碾米机、粉碎机，一个比一个神气，各个卯足了劲争当技术能手。

哦，哦，各位祖宗们，我可真是有点后悔呀，早一点搬出大山就好了……

念叨着，老奶奶的眼睛慢慢湿了，嘴角露出了笑纹。

雪花是冬天的祝福

□ 徐广慧

◎现场

纷纷扬扬的雪花，让冬天像个冬天了。

我踏上故乡土地时，就踏进了冬天这幅巨大的水墨画里。

雪花捉迷藏般，伸手想要抓住它时，却不知了去向，就连地上的雪花，一听到我的脚步声也藏匿了起来。

明德小学，是画里的风景，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地。小学是台湾商人王永庆创办的，漂亮的二层小楼，连着一个大操场，被炊烟袅袅的村庄环绕着，被搭着鸟窝的树木簇拥着。从地图上看，这个小学校也许找不到，但走近了就会发现，它如那冬日里的玉兰一样，干枯的枝干上生长着星星点点的花苞，生机勃勃。

我去见校长，说最近正在写一部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小说，想进课堂跟孩子们交流一下。听说我是作家，还当过语文老师，校长欣然同意了。

这些孩子是四年级的，见到他们时，那是一张张怎样天真活泼的脸啊，那是一双双怎样求知若渴的眼睛啊，那是怎样整齐划一、震撼心灵的一声由50个10岁少年齐声唤出的“老师好”啊！我知道，在看到他们的一刹那，我突然有了穿越之感。

我穿越到了30年前。那时也是冬天，我也10岁。母亲披着一身雪花从外面回来，她说，咱村的小荣被小汽车接走了。我问，小荣是谁？母亲说，就是村东某某某家的孩子啊。我的眼前立马浮出一幅画面，一辆小汽车驶进一个胡同，拉走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。紧接着，母亲又说，她是因为写作好被小汽车接走的。你以后能当个作家吗？后来，我也果真如母亲所愿，被文学的小汽车接走，成了一名作家。

那些孩子，分明就是当年的我啊，懵懵懂懂，生活在一片小天地里，憧憬着外面的世界，又不知梦在何方。我把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文学改变命运的故事告诉孩子们，希望他们能够明白，只要在心里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，总有一天，它会生根发芽，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如果想要它开出花，它也真的会开出花来。

我忘记了采风的初衷，除了在他们的心里种下理想的种子，还想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把我写作的一些经验教给他们。于是，我说，写作其实很简单，会说话的人都会写作，写作的秘诀其实就一句话——围绕中心，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出来。

孩子们听得入了神，个个摩拳擦掌，想要试一试。于是，我给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叫“我想对您说”。

在作文里，有的孩子写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，有的写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。

“老姥爷，您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，您不在了，我一定要勇敢起来。5岁的时候，我下巴磕了一下，流了很多血，我没有哭。老姥爷，我希望下辈子您还做我的老姥爷。”

“爸爸，您腿断了后，仍然每天去伐木。您的身上起满了小红痘痘。我让您去医院，您不去。就在昨天，我自己去了村里的小诊所，医生说得的应该是皮肤病，我拿了药，每天都在您睡着时给您涂药，生怕您知道。”

“在班里，我的父母可以算是全班同学父母中最年老的。我组的双双同学每次都问我，你的爸爸妈妈多大了，为什么这么老啊。我每次都没有办法回答，因为我每次回答都引起他们的嘲笑。那天，我哭了很久，把被子都哭湿了，直到凌晨3点才微微睡了一会儿。”

看着孩子们的方块字，再看看孩子们一张张纯洁的脸，我仿佛看到了漫天的雪花，飒飒洒洒。

我站起身，走下讲台，大声说：“来吧，孩子们！排好队，老师要给你们每人一个拥抱。”

《乡村雪景》　程贵峰绘

图片来自网络

孩子们争先恐后，迅速排好了队。我张开双臂，拥抱了每一个孩子，并且在每一个孩子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祝福的话。

“你是最棒的！”“我喜欢你！”“加油宝贝！”“明天会更好！”……全班同学，每人的祝福语各不相同。有些孩子拥抱完又跑回到队伍后头，再次排起了队，于是，那些再次排队的孩子得到了两个拥抱和两个祝福。

有个女孩说，老师，我们可以再拥抱一次吗？我说当然可以。于是，这个勇于为自己争取的孩子得到了三次拥抱和三个祝福。

拥抱完，我大声说：“孩子们，现在，我还欠谁一个拥抱？”

同学们把一个趴在座位上的羞涩的小男孩前呼后拥地推到我跟前，说：“老师，他，他，他。”

于是，我把最后一个拥抱和最后一个祝福，给了这个在争取快乐时慢了半拍的小男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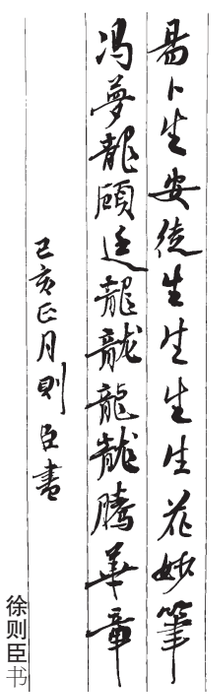
雪花是冬天的祝福，梦想是生命的书签。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都应该像珍爱雪花一样，珍爱自己的梦想。我又想起了创建这所学校的台湾商人王永庆，听说他在大陆援建了上万所小学。嗯，如果有可能，把梦想编织成雪花，洒向全世界，真的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。

我离开故乡时，天空再次飘起了雪花。那雪花，优哉游哉，飘扬在故乡的天空，飘落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试对四十年前上联

□ 李绪萱

◎金台茶亭



40年前，1978年春节期间，山东王玉成先生灵光一现，偶得一绝佳上联，自己对不出下联，便通过多地楹联学会征集，并许诺能够对出者，可获奖金1000元。对者若干，无一联成。以后又多次征集，奖金逐渐增加，还是无人对上。王先生深表遗憾。2019年春节借济南广播电视台继续征联，奖金加到1万元，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得到满意的下联。情切切，意真真，言凿凿，他对传统文化的执著，令人感动。

那么，王先生当年偶得的上联有何妙处？40年都没有人能够对出下联，是因为上联内容深不可测吗？

仔细读过，其上联妙则妙矣，却不深奥，难在不易找到可匹对的内容。

王先生神来之笔的上联是：易卜生安徒生生生生花妙笔。

易卜生和安徒生，是西方的两个知名作家，当然手握生花妙笔。这有何难？我国文化名人有的是，随便扒拉两位，概括出他们的成就，不就对上了吗？这么多年，几乎所有的应对者，都是如此思考的，所以，他们作下联时只考虑了所选人氏姓名的可对性，没有顾及其他，成了单纯的人名罗列。人名之外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而易卜生、安徒生，却不是单纯的人名罗列，还暗藏玄机，包裹着更深的含义。王先生用一句话道出了玄机所在，这就是——用易经占卜人生安能徒活一生。

真是妙解，出人意料，两个人名竟包涵这样有趣的内容。且有典故，自带出处，并非虚构。还将两人姓名自然穿插其中，读来朗朗上口，确实比较难得，欲对下联不易。

由于王先生求对情真意切，我虽不才，也拟下联以对。联文是：

冯梦龙顾廷龙龙龙龙腾华章。

合在一起便是：

易卜生安徒生生生生花妙笔；

冯梦龙顾廷龙龙龙龙腾华章。

冯梦龙是我国明代文学家，辑有“三言两拍”中的“三言”，还有许多其他著作。顾廷龙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、书法家，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主编等职务，有《说文废字废义考》《四当斋书目》等著作传世。我用中国两作家对外国两作家，够工整。而冯梦龙、顾廷龙，也不是单纯的人名罗列，其中含有历史掌故。其内容，我亦用一句话概括，成文是：

有冯氏梦成蛟龙顾后廷现半龙。

与王先生所给上联的解读放在一起，猛看也是一幅对联：

用易经占卜人生安能徒活一生；

有冯氏梦成蛟龙顾后廷现半龙。

这冯氏，是民国初年的军阀冯国璋。他梦想当总统，后来当了代总统，所以我以“半龙”称呼。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小小插曲，将其入联不无意义，未必输给“用易经占卜人生”，不知此番说词能否得到王先生的认同？

祝愿王先生继续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。